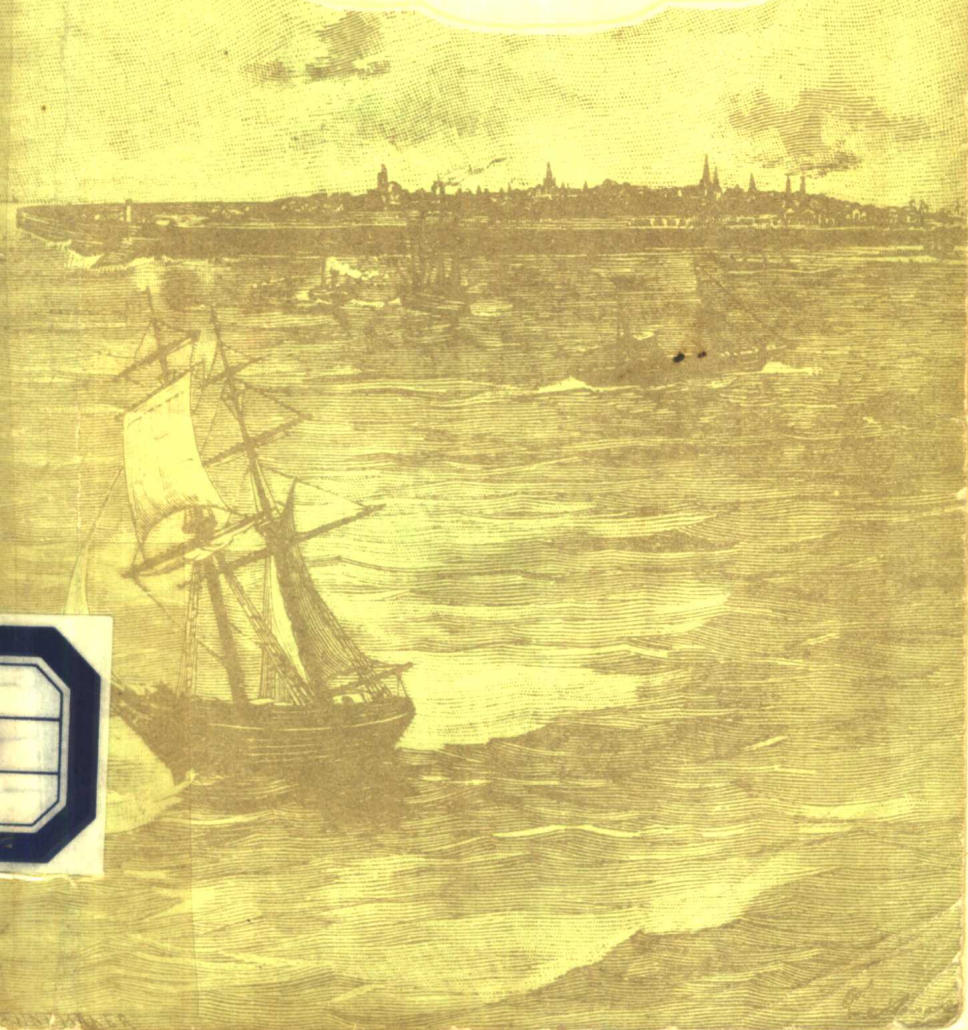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机器岛

第一部



机 器 岛

第 一 部

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农干院 B0028468



内 容 提 要

《机器岛》是凡尔纳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同时又是一幅描写“美国生活方式”的讽刺画。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故事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资本家异想天开地用钢铁造了一座长七公里宽五公里的流动岛，作为他们的休养地。这座岛的两侧装有强大的推进机器，可以在大洋中漫游。岛的中央有一座电气化科学化城市，住在这个城市里的除了一些服务性的人员以外，都是吃年金的富翁，他们一开口就是“百万”，因此这座城也叫做“亿兆城”。这些富翁在这里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追求着极度豪华的享受，甚至连报纸都是一种印上巧克力字迹的薄饼，看过以后就当早点吃了。总之，这里是阔人的天堂。然而，好景不常，资本家内部不断尖锐化的矛盾却成了这座岛毁灭的根源。有一天，这岛上最有势力的两个资本家集团由于争权夺势，最后决裂了。他们各自占有一架机器，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开，这座人造岛在强大的拉力下终于被扯成了碎块，沉到了海底的深处。

JULES VERNE
L'ILE A HELICE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目 次

第 一 部

1. 四重奏.....	1
2. 一首不和谐的奏鸣曲的威力.....	14
3. 一位多话的向导.....	33
4. 坠入五里雾中的“四重奏”.....	46
5. 模范岛和亿兆城.....	63
6. 强迫请来的客人.....	77
7. 向西行驶.....	94
8. 航行.....	109
9. 夏威夷群岛.....	123
10. 过赤道.....	137
11. 马贵斯群岛.....	153
12. 帕摩图三星期.....	170
13. 停在大赫的群岛.....	184
14. 一次又一次的欢宴.....	199

1. 四重奏

旅行要是一开头不顺利，就很少会顺顺当当地结束。这种说法，至少我们的四位演奏家是有理由加以支持的。原来他们在前面的火车站不得已才乘的那辆马车刚从坡路上翻下来，摔得很厉害，这会儿他们的乐器都还躺在地上呢！

“有人受伤吗？”第一个问道，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我只擦破了一点皮！”第二个一面回答，一面摸摸被碎玻璃划得一道一道的脸颊。

“我受了点轻伤！”第三个接着说，他的腿肚上流了几滴血。

这一切终究不算严重。

“我的大提琴呢？”第四个喊道。“千万别让我的大提琴出什么毛病！”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乐器匣都还好好的；一只大提琴、两只小提琴还有一只中提琴都没有损坏，连定弦都可以不必；这些乐器都是名牌货，不是吗？

“该死的火车！半路上把我们丢下了！”其中的一个又说了起来。

“该死的马车！把我们摔在这么一块荒地上！”另一个接着说。

“又正碰上天快黑的时候！”第三个加了一句。

“幸亏我们预告的演奏会日期是后天！”第四个想到了这一点。

接着这几位艺术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俏皮话来，他们在这件倒楣的事情面前，表现了一种轻松的态度。其中的一个，按照他的老习惯，用音乐术语开玩笑来了，他说：

“这会儿我们的马车‘睡觉了’^①！”

“潘希纳！”他的一个同伴大声制止他。

“我认为，”潘希纳继续说，“那是因为事故发生得太多了一点^②！”

“别说了行不行？”

“我们还是把东西搬到另一辆车上去吧^③！”潘希纳又大胆地加了一句。

不错！事故的确是太多了一点，读者不久就会明白的。

上面的这些话都是用法语说的，但是要他们用英语说也同样可以。这四位合奏者，由于时常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去旅行，所以他们说起瓦尔脱·司各特^④和库柏^⑤

① 原文为“mi sur le do”，mi及do为音阶中第三音及第一音，在此句中读音与“mis sur le dos”（睡觉了）相同。

② 双关语，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语“谱号变化太多”讲。

③ 双关语，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语“转入下一乐曲”讲。

④ 司各特(1771-1832)，著名的英国作家。

⑤ 库柏(1789-1851)，著名的美国作家。

的语言来就跟说他们本国语一样流利。这次他们对马车夫说话时用的就是英语。

马车夫受的伤最重，因为前面车轴断了的时候他从车座上摔了下来。不过，也只是受了几处硬伤，虽然疼一些，却并不太严重。可是他的脚骨脱了臼，不能再走路了，所以还得想法子把他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

这次意外竟没有造成死亡事故，简直是奇迹。这条路是弯弯曲曲地从一块山地上穿过去的，路旁有好几处深邃的山涧，还不时遇到湍急的水流，并且要经过几处很难通过的浅滩。要是车轴往下多滚几步再断的话，毫无疑问，马车就会从悬崖上翻到山涧里去，那时候他们恐怕就一个也活不成了。

不管怎么说，马车是不能再用了。那两匹马，有一匹头部被一块尖石头撞伤了，躺在地上直喘气；另一匹腰部伤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不但没有马，连拉车的牲口也成了问题了。

总之，这四位音乐家在下加利福尼亚^①的土地上准不会走好运：一昼夜的工夫就发生了两次事故……除非你是个对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的人。

在那时候，加利福尼亚的首府旧金山有铁路直接通到圣地亚哥——它差不多位于这个古老的州的边缘。这四位旅客就是到那个大城市去的。后天他们要在那儿举行一次演奏会，这次演出已经作了很大的宣传，人们都在热烈地期

① 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半岛。

待着。他们是昨天晚上从旧金山动身的，谁知道火车在离圣地亚哥只剩五十英里的地方，发生了第一件倒楣的事。

的确是“倒楣”^①！他们当中最风趣的那位说得一点也不错。大家听了这位曾经得过练习曲奖的人所用的这两个字，都觉得没有话好说。

火车在巴夏尔车站被迫停车了，因为前面突然发了大水，三四英里以内的地方都被淹没了，再过去两英里车就不能通行。摆渡的事情还没有办妥，因为从事故发生到现在才不过几个钟头。

现在只好在下面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了：或者是等车通了再坐火车走，或者是到附近的小镇去，不管什么车随便雇一辆上圣地亚哥。

四位合奏家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四轮马车，这辆车走起来唧里匡唧直响，车身尽是虫蛀的窟窿，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他们跟车主讲妥价钱，又许给车夫一笔不算少的酒钱，然后把行李留在火车上，只带了乐器继续赶路。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一路上还算顺当，也不太累。但是现在又发生了第二件“倒楣事”，车子翻了，而且倒楣到这个地步，马车已经摔得没法滚动了。

这四位合奏家所在的地方离圣地亚哥足有二十英里！

那么这四位生在法国并且生在巴黎的音乐家究竟为什么要到下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偏僻的地方来冒险呢？

① 双关语，原文 *Contretemps* 又可作为音乐术语“切分音”讲。

为什么？……我们将要简单地加以说明，并且还要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不平常的故事中的人物——由“命运”这位神秘的角色分配者介绍登场的四位天才音乐家。

在那一年里（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一年），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上的星星增加了一倍^①。它的势力北面扩充到加拿大，直到北冰洋最边远地区；南面伸展到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直到巴拿马海峡的各个地区。从这时候起，美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势力都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同时，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佬的艺术感也发达起来了。虽然他们制作的东西够得上美的还很有限，虽然他们在绘画、雕刻和音乐方面所表现的民族天才还有点不合正统，但是至少他们已经普遍地爱好艺术了。由于不惜以高价收买了许多古代和近代艺术大师的名画来装饰私人 and 公共的画廊；由于以惊人的酬金聘请了著名的歌剧和戏剧方面的艺术家以及最有天才的演奏家来表演；他们终于培养起一向缺乏的对于优美和高尚事物的感受力。

在音乐方面，首先引起新大陆音乐爱好者们狂热的是阿兰维、古诺、柏辽兹、瓦格纳、威尔第、马塞、圣-桑、来伊尔、马斯内、特里勃等十九世纪后期的著名作曲家。然后他们逐渐地能欣赏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比较高深的作品，开始接近这种在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崇高艺术的源泉了。首先是歌舞剧，接着是歌剧，然后是交响曲、奏鸣曲、交响乐组曲。而现在，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合众国的好几个

① 美国国旗上的四十八颗星代表四十八州，这里指势力扩张的意思。

州正在疯狂地喜爱着奏鸣曲。如果要他们按照奏鸣曲的音符来买票的话,就算一个二分音符要二十块美金,一个四分音符要十块美金,一个八分音符要五块美金,他们也会心甘情愿的。

这四位身价很高的演奏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极端的狂热,才想到要上美国来图个名利双收的。这四个好朋友从前是法国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在巴黎名气很大,他们在所谓“室内乐”^①的演奏方面享有很高的评价。这种室内乐直到目前为止,在北美洲还没有流行开。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海顿和萧邦为四种弦乐器——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写了许多弦乐四重奏;他们四个人以多么精湛的技术、多么巧妙的和谐、多么深刻的感情介绍了这些作品啊!不夸张,没有丝毫匠气,这种演奏可以说炉火纯青,真是绝无仅有的音乐天才!这四位音乐家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人们对于那些庞大的交响乐演奏开始感到腻烦了。要知道音乐并不只是把音波以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震荡,更不能让这些波浪发作成为震耳欲聋的暴风雨。

一句话,我们的四位演奏家决定要让美国人领略一下室内乐的柔美和那种无法形容的乐趣,他们一起动身来到了新大陆。两年来,美国的音乐迷对他们热烈地喝彩,爽快地给他们美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们的演奏会总是挤满了听众。“四重奏”——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① 一种用少数乐器演奏的音乐。

几乎无法满足富豪们对他们的邀请。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什么节庆、集会、宴会、茶会、甚至足以引起社会人士重视的游园会，都举行不成了。这种狂热使这四位合奏者的口袋里装进了大批的钞票，要是这些钞票都存放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数目一定已经很可观了。但是为什么说“要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这几位美国化了的巴黎人花起钱来简直象流水似的！这几位琴弓王子，四弦皇帝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攒钱！他们认为这种冒险生活很够味儿，随时随地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很多的钱，从纽约跑到旧金山，从魁伯克到新奥尔良，从新苏格兰到得克萨斯——这种生活有点波希米亚^①的风味，而这青春的波希米亚则是最古老、最迷人、最受欣羡、最为我们老大的法兰西所爱慕的一个地方！

我们扯得太远了，现在应当写出他们四位的名字来个别加以介绍，因为我们的读者中，有些人从来也没有甚至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们了。

伊凡尔内——第一小提琴——三十二岁。身材比一般人高，瘦瘦的（他希望一直这么瘦），金黄色的卷头发，光滑的脸没有留胡子，眼睛又黑又大，手很长，天生适合拉提琴，手指按在他的括内里欧^②琴的指板上的时候可以伸得很远，一点也不受限制。他的仪态很文雅，爱穿一件深颜色的披肩，戴一顶丝质的高帽子，也许有点过分爱修饰。肯定地说他是四个人中间最无忧无虑、最不关心利害得失的一个。

① 从前欧洲的一种流浪民族。

② 著名的意大利提琴商标。

他有着非凡的艺术天才，热情地爱慕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禀赋和远大前途的天才音乐家。

弗拉斯告莱——第二小提琴——三十岁，小个子，有点发胖的趋势，这使他很不高兴。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棕色的。他头脑清楚，黑眼睛，长鼻子，鼻梁很敏感，夹眼镜的地方有点红痕，这副金边的近视夹鼻眼镜是他总也离不开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对人诚恳热情，愿意为人效劳，总是一个人把打杂的累活包下来，不让他的同伴们做。他是四个人的会计，总劝大家花钱节省点，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听他的话。他对于他的同伴伊凡尔内的成功一点也不妒忌，他也没有野心想站在乐谱架前来一次小提琴独奏；不过他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这时候他穿的是旅行装，套着一件宽大的外罩。

潘希纳——中提琴，平常大家都叫他“殿下”，二十七岁，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爱说笑的一个。他是那种永远象个调皮孩子，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人。他头脑敏锐，眼睛机警灵活，头发近乎茶褐色，上唇留了两撇八字须，两头往上翘着。舌头常常在又白又密的牙齿间打响，老爱开玩笑，说一些音义双关的俏皮话，怎么也改不了。他随时都会进攻别人，也随时可以还击。情绪永远是激动的，这是中音部的乐谱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因为他的乐器——他说这好比是管家妇的钥匙^①——是中音部的。他脾气永远是那么好，喜欢跟人开玩笑，从不考虑别人会不会不高兴，为

① 离不开身的意思。

了这件事，他常常受到“四重奏”首领的教训和责备。

他们有一个首领，就是拉大提琴的赛拔斯梯安·邵恩，他所以成为首领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年龄都高人一等。他五十五岁了，又矮又胖，金黄色的头发非常浓密，在太阳穴旁边垂着几绺发卷。上嘴唇的胡子很多，跟乱糟糟的络腮胡子连在一起，形成尖尖的几簇。淡紫色的脸膛，眼镜片下透出炯炯的目光，每当他看乐谱的时候，还得在这副眼镜上加一副夹鼻镜。他的两只手肉鼓鼓的，右手常常做出拉琴时那种波动的手势，无名指和小拇指上还戴着很大的戒指。

我们认为这幅素描已经把人物和艺术家都介绍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如果四十年来两膝之间老夹着一只会响的木头匣子，决不会不受到一些影响。这会影响到他的性格，而且会影响一辈子。因此，大部分的大提琴家都好说话，爱发脾气，嗓门很高，话说起来没有个完；不过也不是毫无风趣的。赛拔斯梯安·邵恩就是这样的人。他掌握着四个人旅行演奏的领导权，这是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心甘情愿地交给他的。他们让他去跟人接洽，让他去办理事务，因为他在这方面是内行。他们都看惯了他处理事务的那种大刀阔斧的方式，但是他们笑他有时候“太过火”^①，——这对于一位演奏家说来未免有点美中不足，因此不懂礼貌的潘希纳常给他提意见。节目的安排、旅行的路线、和剧院老板接洽，各式各样这类的事务都归他负责，这造成了许多使他的急脾气发作的机会。至

① 双关语，另指演奏时不合拍子之意。

于有关收入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事情他是不加过问的，都是由第二小提琴、出色的会计、细心谨慎的弗拉斯告莱掌管。

现在，这四位合奏者就好象站在舞台上似的，已经一一介绍过，大家已经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了。这些特点即使不是非常古怪，至少也够特殊了。现在，请读者允许我讲一讲这个离奇的故事中的种种插曲。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位巴黎人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情的。

他们在各地得到了无数喝彩声以后，现在要被带到……还是不要先说出来吧，“不要赶拍子！”“殿下”会叫起来的，我们还是耐心点，慢慢儿地向读者交代吧！

这时候已经是将近晚上八点钟了。这四位巴黎人就在下加利福尼亚的这条荒野的路上，紧靠着他们的“翻倒的车”——潘希纳就用霸尔提厄^①的作品的名字来叫它。对于这场意外的遭遇，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倒不怎么介意，他们甚至还联系了自己的本行开玩笑来。但是对四重奏的领袖来说，这件事情是值得大发雷霆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大提琴家的肝火一般都旺得很，据说，他们的血一直会涌到指甲里呢！所以伊凡尔内认为他是古代两位最著名的火性子的人埃阿斯^②和阿喀琉斯^③的后代。

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忘记，我们再提一下：邵恩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伊凡尔内遇事冷静，弗拉斯告莱性情温和，而潘

① 霸尔提厄(1775-1834)，法国作曲家。

② 埃阿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他在阿喀琉斯死后，与俄底修斯争夺阿喀琉斯的盔甲，结果失败，他愤怒之下把希腊的羊群当作敌人，把它们杀死了。后来知道自己弄错了，就自杀而死。

希纳则是个乐天派——他们是四个难得的好伙伴，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友情。他们感到有一条无论是由于利益或者是自尊所引起的争论都无法割断的纽带，一种出自同一源泉的趣味的一致性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心就和这几件制作得非常完美的乐器一样，永远是和谐一致的。

邵恩一面嘟囔着，一面抚摸着大提琴的琴匣，检查有没有摔坏了。这时候弗拉斯告莱向车夫走去：

“我的朋友，”他问车夫，“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个人既没有马又没有车的时候，”车夫回答说，“那就只好……等着……”

“等马和车子来？”潘希纳叫道。“要是等不来呢？”

“那就去找。”弗拉斯告莱提出了这个意见，他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上哪儿找去？”邵恩怒冲冲地嚷道，他在路上直跳。

“哪儿有就上哪儿找去！”车夫回答他。

“嘿！赶车的，你说说，”大提琴家的嗓子越来越高，几乎接近了高音阶的声调，“这算是回答，什么话，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你把我们摔下来了，把车都摔坏了，把马弄伤

③ 阿喀琉斯：《伊利亚特》叙述的故事是由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而展开的。最初是特洛亚战役时，希腊军把一个祭司的女儿虏去作督军阿伽门农的侍妾，祭司乃求阿波罗降疫病于希腊军，阿喀琉斯为此事和阿伽门农发生争执，结果阿伽门农答应释放祭司之女，但却夺去了属于阿喀琉斯的一个女人，阿喀琉斯就大怒，不再助阿伽门农作战，去求其母忒提斯女神向专制者复仇。后来因好友在战争中被杀，他在悲愤之下又出来助战，为友复仇，杀死了敌人。

了，这会儿仅仅说一句：‘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算完事了？”

邵恩又犯上了爱叨唠的老毛病，喋喋不休地指责起来，这些指责全是毫无意思的。这时候弗拉斯告莱用下面的话打断了他：

“你别管了，让我来想办法吧，我的老邵恩。”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朋友？”

“离弗来夏五英里。”

“那儿是一个火车站吗？”

“不是……是一个靠近海滨的村庄。”

“我们能在哪儿找到车吗？”

“四轮马车，办不到，也许能找到一辆双轮货车……”

“一辆牛拉的双轮车，就象墨洛温王朝^①时候那样的！”
潘希纳大叫起来。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莱说。

“天哪！”邵恩又说，“还是问他在弗来夏这个破地方有没有客栈吧。赶夜路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朋友，”弗拉斯告莱问道，“弗来夏有没有什么客栈？”

“有，我们本来打算在那儿换马的。”

“是不是只要顺着大路就能走到那个村庄？”

“是的，一直走就行了。”

“走吧！”大提琴家喊道。

“但是，把这可怜人撇在这儿，就让他一个人处在这种

① 古法兰克帝国第一代王朝。

困难的情况下，可有点残忍，”潘希纳提出了这个意见。

“朋友，我说你能不能自己撑起来。”

“不行！”车夫回答说。“再说，我宁可留在这儿，跟我的车在一块儿，等天亮了我再想办法。”

“一到弗来夏，”弗拉斯告莱说，“我们就想法子派人来帮助你。”

“好，客栈老板跟我很熟，他不会不帮我的忙的。”

“我们走不走？”大提琴家喊道，他已经把他的乐器匣竖了起来。

“等一等，”潘希纳回答说，“让我们先帮助车夫靠在斜坡上以后再走。”

的确，应该把他从路上拉开。他的腿伤得很厉害，自己不能走，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就把他扶起来，帮他挪了一个地方，让他靠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低处的树枝垂下来刚好形成了一个树棚。

“可以走了吧？”邵恩用两根特别装置的皮带把琴匣背在背上，发出第三次吼声。

“这回行了，”弗拉斯告莱说。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那就这样吧，弗来夏的客栈老板会派人来帮助你的，在来人以前你不需要什么了吧，朋友？”

“要，”车夫回答说，“要是你们的壶里还有剩酒的话，最好给我一点儿。”

潘希纳的壶还满着呢，“殿下”就慷慨地捐了出来。

“有了这个，老朋友，”他说，“今儿晚上你就不会着凉